



1	4
1555	
70	



1525
70

農

書

古者四民農處其一洪範八政食貨居其一
可食貨謂布帛可衣蓋以生民之本衣食為先而王化
百神農之世斷木為耜揀木為耒
而民始知
使民知種之
之不一而又有宜桑宜麻之地使民知
命后

四
十八

門 14
1555
卷 70

農

書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古者四民農處其一洪範八政食貨居其二食謂嘉穀
可食貨謂布帛可衣蓋以生民之本衣食為先而王化
之源飽煖為務也土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民始知有農之事堯命羲和以
欽授民時東作西成使民知耕之勿失其時舜命后稷
黎民阻飢播時百穀使民知種之各得其宜及禹平洪
水制土田定貢賦使民知田有高下之不同土有肥磽
之不一而又有宜桑宜麻之地使民知蠶績亦各因其
利殷周之盛書詩所稱井田之制詳矣周衰魯宣稅畝

一知不足為

春秋譏之洎李悝盡地力商君開阡陌而井田之法失之至於秦始而蕩然矣漢唐之盛損益三代之制而孝弟力田之舉猶有先王之遺意焉此載之史冊可致而知也宋興承五代之弊循唐漢之舊追虞周之盛列聖相繼惟在務農桑足衣食以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然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爲細民之業孔門所不學多忽焉而不復知或知焉而不復論或論焉而不復實躬耕西山心知其故撰爲農書三卷區分篇目條陳件別而論次之是

書也苟知之蓋嘗允蹈之確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說以示人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以言聞見雖多必擇其善者乃從而識其不善者也若徒知之雖多曾何足用文中子曰蓋有慕名掠美攘善矜能盜譽而作者其取譏後世寧有已乎若葛抱朴之論神仙陶隱居之疏本草其謬悠之說荒唐之論取誚後世不可勝紀矣僕之所述深以孔子不知而作爲可戒文中子慕名而作爲可恥與夫葛抱朴陶隱居之述作皆在所不取也此蓋敘述

先聖王撙節愛物之志固非騰口空言誇張盜名如齊民要術四時纂要迂疎不適用之比也實有補於來世云爾自念人微言輕雖能為可信可用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惟藉仁人君子能取信於人者以利天下之心為心庶能推而廣之以行於此時而利後世少禪吾聖君賢相財成之道輔相之宜以左右斯民則粵飲天和食地德亦少効物職之宜不虛為太平之幸老爾西山隱居全真子陳夢序

農書目錄

上卷

財力之宜	地勢之宜
耕耨之宜	天時之宜
六種之宜	居處之宜
糞田之宜	耨耘之宜
節用之宜	稽功之宜
器用之宜	念慮之宜
祈報篇	善其根苗篇

中卷

牛說

牧養役用之宜

醫治之宜

下卷

種桑之法

收蠶種之法

育蠶之法

用火採桑之法

簇箔藏繭之法

農書卷上

仁和趙氏小山堂鈔本開雕

財力之宜篇第一

凡從事于務者皆當量力而為之不可苟且貪多務得以致終無成遂也傳曰少則得多則惑况稼穡在艱難之尤者詎可不先度其財足以贍力足以給優游不迫可以取必效然後為之儻或財不贍力不給而貪多務得未免苟簡滅裂之患十不得一二幸其成功已不可必矣雖多其田畝是多其患害未見其利益也若深思熟計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終必有成遂之常矣豈徒苟

徼一時之幸哉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誠哉是言也且古者分田之制一夫之婦受田百畝草萊之地稱焉以其地有肥磽不同故有不易之易再易之別焉不易之地上也家百畝謂可歲耕之也一易之地中地也家二百畝謂閒歲耕其半以息地氣且裕民之力也再易之地下地也家三百畝謂歲耕百畝二歲而一周也先王之制如此非獨以謂土敝則草木不長氣衰而生物不遂也抑欲其財力優裕歲歲常稔不致務廣而俱失故皆以深耕易耨而百穀用成國裕民富可得也仰事

俯育可必也諺有之曰多虛不如少實廣種不如狹收豈不信然竊嘗有以喻之蒲且子古之善弋者也挽纖弱之弓連雙鷓子青雲之際蓋以挽弓之力有餘然後可以巧中而必獲也若乃力弱而弓強則戰掉惴慄之不暇何暇思獲舉是以推則農之治田不在連阡跨陌之多唯其財力相稱則豐穰可期也審矣

地勢之宜篇第二

夫山川原隰江湖藪澤其高下之勢既異則寒燠肥瘠各不同大率高地多寒泉冽而土冷得所謂高山多冬

以言常風寒也且易以旱乾下地多肥饒易以滄浸故
治之各有宜也若高田視其地勢高水所會歸之處量
其所用而鑿為陂塘約十畝田即損二三畝以瀦畜水
春夏之交雨水時至高田其隄深闊其中俾寬廣足以
有容隄之上疎植桑柘可以繫牛牛得涼蔭而遂性隄
得牛踐而堅實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決水以灌溉潦
即不致于瀰漫而害稼高田旱稻自種至收不過五六
月其閒旱乾不過灌溉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又
田方耕時大為塍壟俾牛可牧其上踐踏堅實而無滲

漏若其塍壟地勢高下適等即併合之使田坵闊而緩
牛犁易以轉側也其下地易以滄浸必視其水勢衝突
趨向之處高大圩岸環遶之其畝斜坡隄之處可種蔬
茹麻麥粟豆兩傍亦可種桑牧牛牛得水草之便用力
省而功兼倍也若深水藪澤則有葑田以木縛為田坵
浮繫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坵隨
水高下浮泛自不滄溺周禮所謂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是也芒種有二義鄭謂有芒之種若今黃綠穀是也一
謂待芒種節過乃種今吳古候夏至芒種節則

大水已過然後以黃綠穀種之於湖田則是有芒之種與芒種節候二義可並用也黃綠穀自下種以至收刈不過六七日亦以避水溢之患也稻人掌稼下地以澆耆水使其聚也以坊止水使不溢也以遂均水使勢分也以列舍水使其去也以澮寫水溝之大者也其制如此可謂備矣尙何水溢之患耶詩稱多黍多稌以言高下咸得其宜今雖未能盡如古制亦可參酌依倣之也

耕耨之宜篇第三

夫耕耨之先後遲速各有宜也早田穫刈纔畢隨即耕治驟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因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且其收足又以助歲計也晚田宜待春乃耕爲其藁秸柔韌必待其朽腐易爲牛力山川原隰多寒經冬深耕放水乾涸雪霜凍沍土壤蘇碎當始春又徧布朽雜腐草敗葉以燒治之則土暖而苗易發作寒泉雖冽不能害也若不能然則寒泉常浸土脈冷而苗稼薄矣詩稱有沆泉無浸穫薪冽彼下泉浸彼苞稂苞蕭苞著蓋謂是也平陂易野平耕而深浸卽草

不生而水亦積肥矣俚語有之曰春濁不如冬清殆謂是也將欲播種撒石灰渥泥中以去蟲螟之害

天時之宜篇第四

四時及節之行氣候有盈縮騎贏之度五運六氣所主陰陽消長有太過不及之差其道甚微其效甚著蓋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其或氣至而時未至或時至而氣未至則造化發生之理因之也若仲冬而李梅實季秋而昆蟲不蟄藏類可見矣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災妖之生不虛其應者氣類召之也陰陽一有愆忒則

四序亂而不能生成萬物寒暑一失代謝即節候差而不能運轉一氣在耕稼盜天地之時利可不知耶傳曰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故農事必知天地時宜則生之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無不遂矣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者謂天地之間物物皆順其理也故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欽授民時俾咸知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候稽之天文則星鳥星火星虛星昴于是乎審矣驗之物理則鳥獸孳尾希革毛毳毼毛亦詳矣而厥民析因夷

農書卷上
隩可得而稽攷之也大則取象乎天地無乖升降之機
明則取法乎日星不亂經營之度定之以時應之以數
此欽天勤民旨意豈率然哉其所以時和歲豐良由此
也今人雷同以建寅之月朔爲始春建巳之月朔爲首
夏殊不知陰陽有消長氣候有盈縮冒昧以作事其克
有成耶設或有成亦幸而已其可以爲常耶聖王之莅
事物皆設官分職以掌之各置其官師以教導之農師
之職其可已耶春秋之時法度竝廢宜凶荒荐至乃書
有年書大有年蓋幸而書之抑見天道有常而人自德

武也詩稱豐年穰穰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言其得法
度時宜故豐登有常也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則百穀用
成彝倫攸斁則百穀用不成然則順天地時利之宜識
陰陽消長之理則百穀之成斯可必矣古先哲王所以
班朔明時者匪直大一統也將使斯民知謹時令樂事
赴功也故農事以先知備豫爲善

六種之宜篇第五

種蒔之事各有攸敘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
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一歲所資絲

縣相繼尚何置之之足患凍餒之足憂哉正月種麻晝
閒旬一糞五六月可刈矣驅別緝績以爲布婦功之能
事也二月種粟必疎播種子碾以轆軸則地緊實科本
密茂穡穰長而子顆堅實七月可濟乏絕矣油麻有早
晚二等三月種早麻纔甲拆卽耘鉏令苗稀疎一月凡
三耘鉏則茂盛七八月可收也四月種豆耘鉏如麻七
月成熟矣五月中旬後種晚油麻治如前法九月成熟
矣不可太晚晚則不實畏霧露蒙冪之也早麻白而纏
莢者佳謂之纏莢麻晚麻名葉裏熟者最佳謂之烏麻

油最美也其類不一唯此二者人多種之凡收刈麻必
堆罨一二夕然後卓架曬之卽再傾倒而盡矣久罨則
油暗五月治地唯要深熟於五更承露鉏之五七徧卽
土壤滋潤累加糞壅又復鉏轉七夕已後種蘿蔔菘菜
卽科大而肥美也篩細糞和種子打糞撮放唯疎爲妙
燒土糞以糞之霜雪不能彫雜以石灰蟲不能蝕更能
以鰾鱧魚頭骨煮汁漬種尤善七月治地屢加糞鉏轉
八月社前卽可種麥宜屢耘而屢糞麥經兩社卽倍收
而子顆堅實詩曰十月納禾稼黍稷種陸禾麻菽麥無

不畢有以資歲計尚何窮積之絕之患耶

居處之宜篇第六

先王居四民時地利亦必有道矣制農居五畝以二畝
半在廬詩云入此室處者是也以二畝半在田詩云中
田有廬者是也方子耜舉趾之時出居中田之廬以便
農事俾采荼薪樗以給農夫治場爲圃以種蔬茹詩所
謂疆場有瓜是也又牆下植桑以便育蠶古人治生之
理可謂曲盡矣至九月築圃爲場十月而納禾稼則歲
事畢矣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亦可以休息矣于

是扶老攜幼入此室處以久居中田之廬則鄙居荒而
不治于是穹窒熏鼠塞向墜戶也國語載管仲居四民
各有攸處不使厖雜欲其專業不爲異端紛更其志也
違寒就溫去勞就逸所以處之各得其宜此先王愛民
之政也今雖不能如是要之民居去田近則色色利便
易以集事俚諺有之曰近家無瘦地遙田不富人豈不
信然

糞田之宜篇第七

土壤氣脈其類不一肥沃饒塉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

也且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過或苗茂而實不堅當取生新之士以解利之即疎爽得宜也礮塉之主信瘠惡矣然糞壤滋培即其苗茂盛而實堅栗也雖土壤異宜顧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別土之等差而用糞治且土之駢剛者糞宜用牛赤緹者糞宜用羊以至墳壤用麋竭澤用鹿鹹渴用貍敦壤用狐埴墟用豕彊藥用蕢輕費用犬皆相視其土之性類以所宜糞而糞之斯得其理矣俚諺謂之糞藥以言用糞猶用藥也凡

農居之側必置糞屋低爲簷楹以避風雨飄浸且糞露星月亦不肥矣糞屋之中鑿爲深池螿以磚甃勿使滲漏凡掃除之土燒燃之灰簸揚之糠粃斷彙落葉積而焚之沃以糞汁積之既久不覺其多凡欲播種篩去瓦石取其細者和勻種子疎把撮之待其苗長又撒以壅之何患收成不倍厚也哉或謂土敝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凡田土種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語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時加新沃之土壤以糞治之則益精熟肥美其力當常新壯矣抑何敝何衰之有

薊耘之宜篇第八

詩云以薊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記禮者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今農夫不知有此乃以其耘除之草拋棄他處而不知和泥渥濁深埋之稻苗根下漚糞既久卽草腐爛而泥土肥美嘉穀蕃茂矣然除草之法亦自有理周官雍氏掌殺草於春始生而萌之於夏日至而夷之謂夷剗平治之俾不茂盛也日至謂夏時草易以長須日日用力於秋繩而芟之謂芟刈去其實無俾易種子地也於冬日至而耜之謂

所種者已收成矣卽併根芟犁鉏轉之俾雪霜凍互根芟腐朽來歲不復生又因得以糞土田也春秋傳曰農夫之務去草也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以言盡去根莠卽可以望嘉穀茂盛也古人畱意如此而今人忽之其可乎且耘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自下及上旋乾旋耘先于最上處收溜水勿致水走失然後自下旋放令乾而旋耘不問草之有無必徧以手排攏務令稻根之傍液液然而後已所耘之田隨于中間及四傍爲深大之溝俾水竭涸泥坼裂而極乾然

後作起溝缺次第灌溉夫已乾燥之泥驟得雨即蘇碎
不三五日閒稻苗蔚然殊勝於用糞也又次第從下放
上耘之即無鹵莽滅裂之病田乾水暖草死土肥浸灌
有漸即水不走失如此思患預防何爲而不得乎今見
農者不先自上滴水自下耘上乃頓然放令乾務令速
了及工夫不逮恐泥乾堅難耘攪則必率略未免滅裂
土未及乾草未及死而水已走失矣不幸無雨因循乾
甚欲水灌溉已不可得遂致旱涸焦枯無所措手如是
失者十常八九終不省悟可勝歎哉

節用之宜篇第九

古者一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三年耕必有九年之食以
三十年之通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者良有以也豕
宰眠年之豐凶以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豐年不奢凶年
不儉祭用數之仞而又九賦九貢九式均節各有條敘
不相互用此理財之道故有常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
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治家
亦然今歲計常用與夫備倉卒非常之用每每計置萬
一非常之事出於意外亦素有其備不致侵過常用以

至闕乏亦以此也今之爲農者見小近而不慮久遠一
年豐稔沛然自足棄本逐末侈費妄用以快一日之適
其閒有收刈甫畢無以餬口者其能給終歲之用乎衣
食不給日用既乏其能守常心而不取非義者乎蓋亦
鮮矣傳曰收斂蓄藏節用御欲則天不能使之貧養備
動時則天不能使之病豈不信然又曰約有者困窘稍
篋之藏然而衣不敢有絲帛行不敢有輿馬非不欲也
幾不長慮而恐無以繼之也春秋傳曰儉德之共也侈
惡之大也語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奢則不孫儉則固與

其不孫也寧固易曰君子用過乎儉聖人之訓誠如此
儉雖若固陋然不猶愈於奢而不孫爲惡之大者耶然
以禮制事而用之適中俾奢不至過泰儉不至過陋不
爲苦節之凶而得甘節之吉是謂稱事之情而中理者
也國語云儉以足用言唯儉爲能常足用而不至於匱
乏語云以約失之者鮮矣亦此之謂也易傳曰君子安
不忘危有不忘亾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以謂理財之道在上以
率之民有侈費妄用則嚴禁之夫是之謂制得其宜矣

老子曰能知其所不知者上也不能知其所不知者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夫能如此孰有倉卒窘迫之患哉

稽功之宜篇第十

好逸惡勞者常人之情偷惰苟簡者小人之病殊不知勤勞乃逸樂之基也詩不云乎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彼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偷惰苟簡狃于常情上之人儻不知稽功會事以明賞罰則何以勸沮之哉譬之駕馭駑蹇鞭策不可弛廢也易曰君子以勞民

勸相大司徒之職曰以擾萬民勞之乃所以逸之擾之乃所以安之也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謂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雖有閒民無職事者猶當出夫稅家稅也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植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此先王之於民困之如此艱之又如此夫孰爲厲己哉凡欲振發而飭興其蠱弊俾率作興事身此其所以地無遺利土無不毛尚豈有情

游徇未忘本而田萊多荒之患哉斯民也豈復有餓莩流離困苦之患哉昔漢文帝下勸農之詔曰離文刻鏤傷農事也錦繡纂組害女工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原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然崇本抑末之道要在明勸沮之方而已況國家之于農大則遣使次則命官主管其事然則在其位者可不舉其職而任其責哉

器用之宜篇第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苟不別未有能善其事者也利而不備亦不能濟其用也詩曰侍乃錢鏹奄觀銍艾傳曰收而場工侍而畚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鏹以且暮從事于田野當是時也器可以不備具以供其用耶故凡可以適用者要當先時豫備則臨事濟用矣苟一器不精卽一事不舉不可不察也

念慮之宜篇第十一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農事尤宜念慮者也孟子曰農夫豈爲出疆捨其耒耜哉當此之時因循廢事惟志好之行安之樂

言之念念在是不以須臾忘廢料理續治即日成一
歲成一歲何爲而不充足備具也復惑于多岐而不專
一溺于苟且而不精緻旋得旋失焉知積小以成大積
微以至著在吾志之不少忘哉若夫閒暇之時放逸委
棄臨事之際勉強應用愚未知其可也大率常人之情
志驕于業泰體逸于時安有能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
則衆必指以爲汨汨不適時者也其亦不思之甚矣
右十有二宜或有未曲盡事情者今再敘論數篇于
後庶纖悉畢備而無遺闕以乏常用云爾

祈報篇

記曰有其事必有其治故農事有所焉有報焉所以治
其事也載芟之詩春藉田而祈社稷良耜之詩於秋冬
所以報也則祈報之義凡以治其事者可知矣匪直此
也凡法施于民者以勞定國者能禦大菑者能捍大患
者皆在所祈報也故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
乎禱之日月星辰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禱之是
以先王載之典禮著之令式而秩祀焉凡以爲民祈報
也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爾雅謂田畯乃先農也于先農有新焉有報焉則神農
后稷與夫俗之流傳所謂田父田母舉在所祈報可知
矣大田之詩言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田祖
有神秉畀炎火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是又祈之之辭也甫田之詩言以我齊明與我犧羊
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是又報之之禮也繼而
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膏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
士女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于此又以見祈報之事也噫
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者春祈穀于上帝夏大雩

于上帝之樂歌也噫嘻成王既昭格爾者嗟歎以告于
上帝也言天之所以成王之業者莫不自於遂百穀以
富其民也于是欽授民事而率是農夫播厥百穀駿發
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爲耦焉其詩嗟歎不敢
後于天時所以虔於天澤也溥天之下莫不如是則歲
有不豐者乎此王者所以上能順于天下能順于民以
成王業故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也若豐年之詩言秋
冬報者蓋五行得性而萬物適其宜五氣若時而百穀
倍其實故陸禾之數非一而多者黍也水穀之品亦非

一而多者稌也則其他從可知矣故亦有高廩萬億及
秬于是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莫不腆厚有以
報其盛而薦其誠是以神降之福孔及于兆民焉大祝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正掌六祈以同
鬼神示則類造攻說禴祭于是乎治其事矣小祝掌小
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
寧風旱弭災兵遠罪疾舉是以言則順時祈報禴禳之
事先王所以媚于神而和于人皆所以與民同吉凶之
患者也凡在祀典烏可廢耶禳田之祝烏可已耶記不

云乎昔伊耆氏之始爲蜡也於歲之十二月合聚萬物
而索饗之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之以百種以報嗇
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
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
而祭之也繼而曰祭坊與水庸事也其祝之之辭曰土
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凡此皆祈之
之辭也春秋有一蟲獸之爲災害一雨暘之致愆忒則
必雩祭之而特書之以見先王勤恤民隱無所不用其
至也夫惟如此此其所以萬物之生各得其宜各極其

高大各由其道物無天閼疵癘民無札瘥災害者莫不由神降其福以相之而然也今之從事於農者類不能然借或有一焉則勉強苟且而已烏能悉循用先王之典故哉其于春秋二時之社祀僅能舉之至于祈報之禮蓋蔑如也其所以頻年水旱蟲蝗爲災害饑饉荐臻民卒流亾未必不由失祈報之禮而置神之祀以致其然夫養馬一事也于春則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此所以馬得其牧養而無疫癘抑以四時祭祀祈禱而然也至于牛最農事之急務田畝賴是而後

治其牧養蓋亦如馬之祈禱以祛禍祈福則必博碩肥牘不疾癘蠡矣年來耕牛疫癘殊甚至有一鄉一里靡有孑遺者農夫困苦莫此爲甚因附其說幸覽者繹味而深察之以祈福禳災于救弊其庶幾焉

善其根苗篇

凡種植先治其根苗以善其本本不善而末善者鮮矣欲根苗壯好在夫種之以時擇地得宜用糞得理三者皆得又從而勤勤顧者脩治耨無旱乾水潦蟲獸之害則盡善矣根苗既善徒植得宜終必結實豐阜若初根

農書卷七
苗不善方且萎頽微弱警孩孺胎病氣血枯瘠困苦不
暇雖日加拯救僅延喘息欲其充實蓋亦難矣今夫種
穀必先脩治秧田于秋冬卽再三深耕之俾霜雪凍互
土壤蘇碎又積腐糞敗葉剝雜枯朽根莖徧鋪燒治卽
土暖且爽於始春又再三翻耨以糞壅之若用麻枯
尤善但麻枯難使須細杵碎和火糞窖罨如作麴樣候
其發熱生鼠毛卽攤開中間熟者置四傍收斂四傍冷
者置中間又堆窖罨如此三四次直待不發熱乃可用
不然卽燒殺物矣切勿用大糞以其蠶腐芽葉又損人

腳手成瘡癢難療唯火糞與罨豬毛及窖爛糞穀殼最
佳亦必渥漉田精熟了乃下糠糞踏入泥中盪平田面
乃可撒穀種又先看其年氣候早晚寒暖之宜乃下種
卽萬不失一若氣候尚有寒當且從容熟治苗田以待
其暖則力役寬裕無窘迫滅裂之患得其時宜卽一月
可勝兩月長茂且無疎失多見人纔暖便下種不測其
卽候尙寒忽爲暴寒所折其糞凍爛益臭其苗田已不
復可下種乃始別擇白田以爲秧地未免忽略如此失
者亦常三四開歲如此終不自省乃復罪歲誠愚癡也

若不得已而用大糞必先以火糞久窖罨乃可用多見
人用小便生澆灌立見損壞大抵秧田愛往來活水怕
冷漿死水青苔薄附卽不長茂又須隨撒種闊狹更重
圍繞作壟貴闊則約水深淺得宜若纔撒種子忽暴風
卻急放乾水免風浪淘蕩聚卻穀也忽大雨必稍增水
爲暴雨漂颭浮起穀根也若晴卽淺水從其曬暖也然
淺不可太淺太淺卽泥皮乾堅深不可太深太深卽浸
沒沁心而萎黃矣唯淺深得宜乃善

農書卷上

農書卷中

牛說

或問牛與馬適用於世孰先孰後孰緩孰急孰輕孰重
是何馬之貴重如彼而牛之輕慢如此答曰二物皆世
所資賴而馬之所直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以
夫貴者乘之三軍用之芻秣之精教習之適養治之至
駕馭之良有圉人校人馭夫馭僕專掌其事此馬之所
以貴重也牛之爲物駕車之外獨用于農夫之事耳牧
之于蒿萊之地用之于田野之開勤者尙或顧省之情

者漫不加省飢渴不之知也寒暑不之避也疫癘不之治也困踣不之恤也豈知農者天下之本衣食財用之所從出非牛無以成其事耶較其輕重先後緩急宜莫大于此也夫欲播種而不深耕熟耨之則食用何自而出食用之絕卽養生何所賴傳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又曰禮義生于富足盜竊起于貧窮惟富足貧窮禮義盜竊之由皆農畝之所致也馬必待富足然後可以養治由此推之牛之功多可馬也審矣故愚著爲之說以次農事之後

牧養役用之宜篇第一

夫善牧養者必先知愛重之心以革慢易之意然何術而能俾民如此哉必也在上之人貴之重之使民不敢輕愛之養之使民不敢殺然後慢易之意不生矣視牛之飢渴猶己之飢渴視牛之困苦羸瘠猶己之困苦羸瘠視牛之疫癘若己之有疾也視牛之字育若己之有子也若能如此則牛必蕃盛滋多奚患田疇之荒蕪而衣食之不繼乎且四時有溫涼寒暑之異必順時調適之可也于春之初必盡去牢欄中積滯糞亦不必春

也但旬日一除免穢氣蒸鬱以成疫癘且浸漬蹄甲易
以生病又當破除不祥以淨爽其處乃善方舊草朽腐
新草未生之初取潔淨橐草細剉之和以麥麩穀糠或
豆使之微濕槽盛而飽飼之豆仍破之可也橐草須以
時暴乾勿使朽腐天氣凝凜卽處之煖煖之地煮糜粥
以啖之卽壯盛矣亦宜預收豆楮之葉與黃落之桑春
碎而貯積之天寒卽以米泔和剉草糠麩以飼之春夏
草茂放牧必恣其飽每放必先飲水然後與草則不腹
脹又刈新芻雜舊橐剉細和勻夜餵之至五更初乘日

未出天氣涼而用之卽力倍于常半日可勝一日之功
日高熱喘便令休息勿竭其力以致困乏時其飢渴以
適其性則血氣常壯皮毛潤澤力有餘而老不衰矣其
血氣與人均也勿犯寒暑情性與人均也勿使太勞此
要法也當盛寒之時宜待日出晏溫乃可用至晚天陰
氣寒卽早息之大熱之時須夙餒令飽健至臨用不可
極飽卽役力傷損也如此愛護調養尙何困苦羸瘠
之有所以困苦羸瘠者以苟目前之急而不顧恤之也
古人臥牛衣而待旦則牛之寒蓋有衣矣飯牛而牛肥

則牛之瘠餒蓋啖以菽粟矣衣以褐薦飯以菽粟古人豈重畜如此哉以此爲衣食之根本故也彼稟稊不足以充其飢水漿不足以禦其渴天寒嚴凝而凍慄之天時酷暑而曬暴之困瘠羸劣疲癯結瘡以致斃陪則田畝不治無足怪者且古者分田之制必有萊牧之地稱田而爲等差故養牧得宜博碩肥腴不疾瘕蠶也觀宣王考牧之詩可知矣其詩曰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特爾牛來思其耳濕濕以見其牧養得宜故字育蕃息也或降于河或飲于池或寢或訛以見其水草調適而遂性

也爾牧來斯矜矜兢兢揮之以肱畢來既升以見其愛之重之不驚擾之也後世無萊牧之地動失其宜又牧人類皆頑童苟貪嬉戲往往慮其奔逸繫之隱蔽之地其官求牧于豐芻清澗俾無飢渴之患耶飢渴莫之顧恤及其瘦瘠從而役使困苦之鞭撻趁逐以徇一時之急日云莫矣氣喘汗流其力竭矣耕者急于就食往往逐之水中或放之山上牛困得水動輒移時毛竅空疎因而乏食則瘦瘠而病矣放之高山筋骨疲乏遂有顛跌僵仆之患愚民無知乃始祈禱巫祝以幸其生而不

農書卷中
知所以然者人事不脩以致此也

醫治之宜篇第二

周禮獸醫掌療獸病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其來尚矣然牛之病不一或病草脹或食雜蟲以致其毒或爲結脹以閉其便溺冷熱之異須識其端其用藥與人相似也但大爲之劑以灌之卽無不愈者其便溺有血是傷于熱也以便血溺血之藥大其劑灌之冷結卽鼻乾而不喘以發散藥投之熱結卽鼻汗而喘以解利藥投之脹卽疏通毒卽解利若每能審

理以節適何病之足患哉今農家不知此說謂之疫癘方其病也薰蒸相染盡而後已俗謂之天行唯以巫祝禱祈爲先至其無驗則置之于無可奈何又已死之肉經過村里其氣尙能相染也欲病之不相染勿令與不病者相近能適時養治如前所說則無病矣今人有病風病勞病脚皆能相傳染豈獨疫癘之氣薰蒸也哉傳曰養病動時則天不能使之病然已病而治猶愈于不治也

農書卷下

蠶桑敘

古人種桑育蠶莫不有法不知其法未有能得者縱或得之亦幸而已矣蓋法可以為常而幸不可以為常也今一或幸焉則曰是無法也或未盡善而失之則亦曰法不足恃也故愚備論之以次牛說之後

種桑之法篇第一

種桑自本及末分為三段若欲種椹子則擇美桑種椹每一枚翦去兩頭兩頭者不用為其子差細以種即成

雞桑花桑故去之唯取中間一截以其子堅栗特大以種卽其幹強實其葉肥厚故存之所存者先以柴灰淹一宿次日以水淘去輕秕不實者擇取堅實者略曬乾水脈勿令甚燥種乃易生預擇肥壤土鋤而又糞糞畢復鋤如此三四轉踏令小緊平整了乃于地面勻薄布細沙約厚寸許然後于沙上勻布椶子令疎密得所下子子又以薄沙摻蓋其上卽疎爽而子易生芽蘖不爲泥食腐而根漸蝕下所踏實者肥壤中則易以長茂矣每畦闊參尺其長稱焉一畦只可種四行卽便子澆

灌又易採除草畦上作棚高三尺棚上略薄蓋草蓋卻如種薑棚樣以防黃梅時連雨後忽暴日曬損也待苗長三五寸卽勤剔摘去根幹四傍樸軟小枝葉只存直上者幹標葉五七日一次以水解小便澆沃卽易長此第一段也 至當年八月上旬擇陽顯滋潤肥沃之地深鋤以肥窖燒過土糞以糞之則雖久雨亦疎爽不作泥淤沮洳久乾亦不致堅硬磽确也雖甚霜雪亦不凝凜凍互治溝壟畦畦須疎密得宜然後取起所種之苗就根頭盡削去幹只留根又削去對幹一條直下者命

根只取四傍根每三根合作一株若品字樣繫縛著上竹筒底竹筒各長三尺大如腳拇指盡剔去中心節令透徹底上一繫縛了然後行列并竹筒植之可相距二尺許三株俾三根日久竹筒朽腐自然三榦合爲一榦以三根其蔭一榦植未逾數月榦力專厚易長大矣每一竹筒口尋常以瓦子一片蓋卻免雨水得入漬爛之也覺久須澆灌卽揭起瓦片子以瓶酌小便從竹筒中下直至根底矣澆畢依前以瓦片子蓋筒口但不必如前種苗樣作棚也又須時時摘去榦之四傍枝葉謂之

妍芽恐分其力以害榦此第二段也 於次年正月上旬乃徙植削去大半條榦先行列作穴每相距二丈許穴廣各七尺穴中填以碎瓦石約六七分滿乃下肥火糞三兩檐子穴中所填者碎瓦石上然後于穴中央植一株下土平填緊築免風搖動更四畔以椀足大木子四五條長三尺餘斫槩周迴牢釘以輔助其榦仍以棘刺絆縛遶護免牛羊挨拶損動也根下得瓦石卽虛疏不作泥糞落其中又引其根易以行待數月根行矣乃于四傍以大木斫槩周迴釘穴搖動爲十數穴穴可深

三四尺又四圍略高作塘塍貴得澆灌時不流走了糞且蔭注四傍直從穴中下至根底卽易發旺而歲久難摧也又時時看蟲恐蝕損仍剝摘去細枝葉謂之妒條若桑圃在曠野處卽每歲於六七月間必鋤去其下草免引蟲援上蝕損至十月又併其下腐草敗葉鋤轉蘊積根下謂之番穽最浮泛肥美也至來年正月間斫剔去枯摧細枝雖大條之長者亦斫去其半卽氣浹而葉濃厚矣大率斫桑要得漿液未行不犯霜雪寒雨斫之乃佳若漿液已行而斫之卽滲漚損最不宜也纔斫了

便鋤開根下糞之謂之開根糞則是每歲兩次鋤糞耳此第三段也 又有一種海桑本自低亞若欲壓條卽于春初相視其低近根本處條以竹木鈎鈎釘地中上以肥潤土培之不三兩月生根矣次年鑿斷徙植尤易于種椹也若欲接縛卽別取好桑直上生條不用橫垂生者三四寸長截如接果子樣接之其葉倍好然亦易衰不可不知也湖中安吉人皆能之彼中人唯藉蠶辦生事十日之家養蠶十箔每箔得繭一十二斤每一斤取絲一兩三分每五兩絲織小絹一匹每一匹絹易米

二碩四畝編與米價常相侔也以此歲計衣食之給極有準的也以一月之勞賢于終歲勤動且無旱乾水溢之苦豈不優裕也哉前所謂每歲兩次糞鋤乃桑圃之遠于家者如此若桑圃近家即可作牆籬仍更疎植桑令畦壟差闊其下徧栽芋因糞芋即桑亦獲肥益矣是兩得之也桑根植深芋根植淺竝不相妨而利倍差且芋有數種唯延芋最勝其皮薄白細軟宜緝績非麤澀赤硬比也糞芋宜壟爛穀殼糠稟若能勤糞治即一歲三收中小之家只此一件自可了納賦稅充足布帛也

聚糠稟法于廚棧下深闊鑿一池結甃使不滲漏每春米即聚礬簸穀殼及腐稟敗葉漚漬其中以收滌器肥水與滲漉泔淀漚久自然腐爛浮泛一歲三四次出以糞芋因以肥桑愈久而愈茂寧有荒廢枯摧者作一事而兩得誠用力少而見功多也僕每如此爲之比鄰莫不歎異而胥效也

收蠶種之法篇第二

人多收蠶種于篋中經天時雨濕熱蒸寒燥不時即蠶損浙人謂之蒸布以言在布中已成其病其苗出必

黃苗黃卽不堪育矣譬如嬰兒在胎中受病出胎便病難以治也凡收蠶種之法以竹架疎疎垂之勿見風日又擘絲幕之勿使飛蝶綿蟲食之待臘日或臘月大雪卽鋪蠶種於雪中令雪壓一日乃復攤之架上幕之如初至春候其欲生未生之間細研朱砂調溫水浴之水不可冷亦不可熱但如人體斯可矣以辟其不祥也次治明密之室不可漏風以糠火溫之如春三月然後置種其中以無灰白紙藉之斯出齊矣先未出時秤種寫記輕重于紙背及已出齊慎勿掃多見人纔見蠶出便

卽以箒刷或以雞鵝翎掃之夫以微渺如絲髮之弱其能禁箒刷之傷哉必細切葉別布白紙上務令勻薄卻以出苗和紙覆其上蠶喜葉香自然下矣卻再秤元種紙見所下多少約計自有葉看養蠶葉多而蠶少卽優裕而無窘迫之患乃善今人多不先計料至闕葉則典質貿鬻之無所不至苦于蠶受飢餒雖費資產不敢恪也縱或得之已不償所費且狼藉損壞枉損物命多矣一或不得遂失所望可不戒哉又有一種原蠶謂之兩生言放子後隨卽再出也切不可謂旣損壞葉條且狼

籍作踐其絲且不耐衣著所損多而為利少育之何益也

育蠶之法篇第三

凡育蠶之法須自摘種若買種鮮有得者何哉夫蠶蛾有隔一二日出者有隔三五日出者蛾出不齊則放子先後亦不齊矣其收種者取參差未齊之時別紙摘之及正中間放子齊時又別作一紙摘之及末後放子稍遲又別作一紙摘之凡鬻與人皆首尾前後不齊者而中間齊者畱以自用始摘不齊則苗出不齊蠶之眠起

遂分數等有正眠者有起而欲食者有未眠者放食不齊此所以得失相半也若自摘種必擇繭之早晚齊者則蛾出亦齊矣蛾出既齊則摘子亦齊矣摘子既齊則出苗亦齊矣出苗既齊勤勤疎撥則食葉勻矣食葉既勻則再眠起等矣三眠之後晝三與食葉必薄而使食盡非唯省葉且不菴損蠶將飽必勤視去糞糞此育蠶之法也

用火採桑之法篇第四

蠶火類也宜用火以養之而用火之法須別作一小鑪

命可獲昇出入蠶既鋪葉饑矣待其循葉而上乃始進
火火須在外燒令熟以敷灰蓋之即不暴烈生焰纔食
子即退火鋪葉然後進火每每如此則蠶無傷火之患
若蠶飢而進火即傷火若纔鋪葉蠶猶在葉下未能循
援葉上而進火即下為糞雜所蒸上為葉蔽遂有熱蒸
之患又須勤去沙雜最怕南風若天氣鬱蒸即略以火
溫解之以去其濕蒸之氣略疏通窗戶以快爽之沙雜
必遠放為其蒸熱作氣也最怕濕熱及冷風傷濕即黃
肥傷風即節高沙蒸即腳腫傷冷即亮頭而白蜇傷火

即焦尾又傷風亦黃肥傷冷風即黑白紅僵能避此數
患乃善又須先治葉室必深密涼燥而不蒸濕下作架
高五六寸上鋪新簞然後置葉其上勿使通風通風即
葉易乾槁常收三日葉以備雨濕則蠶常不食濕葉且
不失飢矣外採葉歸必疎爽于葉室中以待其熱氣退
乃可與食若便與食則上為葉熱下為沙濕蠶居其中
遂成葉蒸矣蒸而黃雖救之亦失半

簇箔藏繭之法篇第五

簇箔宜以杉木解枋長六尺闊三尺以箭竹作馬眼榻

插茅疎密得中復以無葉竹篠縱橫搭之又篾背鋪以
蘆箔而以篾透背面縛之卽蠶可駐足無跌墜之患且
其中深穩稠密旋放蠶其上初略欹斜以俟其糞盡微
以熟灰火溫之待入網漸漸加火不宜中輟稍冷卽游
絲亦止繰之卽斷絕多煮爛作絮不能一緒抽盡矣纔
拆下箔卽急剝去繭衣免致蒸壞如多卽以鹽藏之蛾
乃不出且絲柔韌潤澤也藏繭之法先曬令燥埋大甕
地上甕中先鋪竹簣次以大桐葉覆之乃鋪繭一重以
十斤爲率摻鹽二兩土又以桐葉平鋪如此重重隔之

以至滿瓮然後密蓋以泥封之七日之後出而繰之頻
頻換水卽絲明快隨以火焙乾卽不黧散而色鮮潔也

後序

致治之要在夫民由常道欲民由常道必先使之有常
 心欲使民有常心必先制之有常產有常產則家給人
 足養備動時斯乃能有常心矣有常心則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上下輯睦斯乃能行常道矣苟無常
 產則衣食不給飢寒交迫父母兄弟妻子離散而禮義
 不率其能守常心耶因無常心則放僻邪侈無所不為
 尚何常道之能行耶是故聖王以服田力穡勤勞農桑
 為急先務其所以著為法式布在方策教之委曲纖悉

農書後序
施用于始中終無所不用其至而誠盡者誠以崇本之術莫大乎是也傳不云乎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棗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厚厯純固于是乎成則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之道廣至治之要其有不在此乎雖然農事備載方冊聖人或因時以設教因事而爲辭其文散在六籍子史廣大浩博未易倫類而究覽也賢士大夫固常熟復之矣宜不待申明然後知乃若農夫野叟不能盡皆周知則臨事不能無錯失故余

纂述其源流敘論其法式詮次其先後首尾貫通覽者有條而易見用者有序而易循朝夕從事有條不紊積日累月功有章程不致因循苟簡倒置先後緩急之敘雖甚慵惰疲怠者且將曉然心喻志適欲罷不能知夫聖王務農重穀勤勤在此于是見善明而用心剛卽志好之行安之父教子習知世守而愈勵不爲異端紛更其心亦管子分四民羣萃而州處之意也

洪真州題後

西山陳居士於六經諸子百家之書釋老氏黃帝神農

氏之學貫穿出入往往成誦如見其人如指諸掌不至術數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平生讀書不求仕進所至卽種藥治圃以自給紹興己巳自西山來訪于儀真時年七十四出所著農書三卷曰此吾閒中事業不足拈出然使沮溺耦耕之徒見之必有忻然相契處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先聖之言吾志也樊遲之學吾事也是或一道也僕喜其言取其書讀之三復曰如居士者可謂士矣因以儀真新之文附其後傳屬邑刻而傳之丹陽洪興祖序

此書成于紹興十九年真州雖曾刊行而當時傳者失真首尾顛錯意義不貫者甚多又爲或人不曉旨趣妄自刪改徒事絺章繪句而理致乖越是書也將以曉農事之大使人人心喻志解今乃反惑其說使老于農圃而視效于斯文者方且嗤鄙不暇其有轉相讀說勸勉而依倣之耶僕誠憂之故取家藏副本繕寫成帙以待當世君子採取以獻于上然後鏤版流布必使天下之民咸究其利則區區之志願畢矣後五年戊元日如是菴全真子題

高沙素號沃壤中更兵火土曠人稀東作西成
既不盡力而蠶桑之務亦不加意雖廣種薄收
然每遇豐歲長淮所賴以儲蓄者猶糴于此以
取足焉如使種藝有其方耕穫得其便地利既
已無遺而又知所謂育蠶之事則衣食充足公
私兼裕寧有盡藏耶余曩得農書一帙凡耕桑
種植之法纖悉無遺竭來守此視事之初急鋟
諸木以爲邦人勸爾父兄弟其相與勉之是
郡守拳拳之意也甲戌冬至日新安汪綱書

蠶

書

蠶書

蠶書

秦觀少游

子閒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

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堯篚織文徐篚玄織縞
荆篚玄纁機組豫篚織纈青篚壓絲皆繭物也而桑土
既蠶獨言于堯然則九州蠶事堯為最乎予游濟河之
閒見蠶者豫事時作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堯人可
為蠶師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之堯人
也

蠶書

一知不足齋蠶書

種變

臘之日聚蠶種沃以牛溲浴于川毋傷其籍迺縣之始
雷臥之五日色青六日白七日蠶已蠶尚臥而不傷

時食

蠶生明日桑或柘葉風戾以食之寸二十分晝夜五食
九日不食一日一夜謂之初眠又七日再眠如初既食
葉寸十分晝夜六食又七日三眠如再又七日若五日
不食二日謂之大眠食半葉晝夜八食又三日健食乃
食全葉晝夜十食不三日遂繭凡眠已初食布葉勿擲

擲則蠶驚母食一葉

制居

種變方尺及乎將繭乃方四丈織萑葦範以蒼筤竹長
七尺廣五尺以為筐建四木宮梁之以為槌縣筐中間
九寸凡槌十縣以居食蠶時分其居糞其葉餘以時去
之萑葉為籬勿密屈橐之長二尺者自後茨之為簇以
居繭蠶凡繭七日而採之居蠶欲溫居繭欲涼故以萑
鋪繭寒之以風以緩蛾變

化治

常令者繭之鼎湯如蟹眼必以筋其緒附于先引謂之
饅頭母過三系過則系麤不及則脆其審舉之凡系自
鼎道錢眼升于鑠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于車

錢眼

爲板長過鼎面廣三寸厚九黍中其厚插大錢一出其
端橫之鼎耳復鑿以石緒總錢眼而上之謂之錢眼

鎖星

爲三蘆管管長四寸樞以圓木建兩竹夾鼎耳縛樞于
竹中管之轉以車下直錢眼謂之鎖星

添梯

車之左端置環繩其前尺有五寸當車牀左足之上連
柄長寸有半匝柄爲鼓鼓生其寅以受環繩繩應車運
如環無端鼓因以旋鼓上爲魚魚半出鼓其出之中建
柄半寸上承添梯添梯者二尺五寸片竹也其上揉竹
爲鉤以防系竅左端以應柄對鼓爲耳方其穿以閑添
梯故車運以牽環繩繩簇鼓鼓以舞魚魚振添梯故系
不過偏

車

制車如轆轤必活其兩輻以利脫系

禱神

臥種之日升香以禱天駟先蠶也割雞設醴以禱苑窳婦人寓氏公主蓋蠶神也母治堰母誅草母沃灰母室入外入四者神實惡之

戎治

唐史載于闐初無桑句鄰國不宥出其王即求置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祭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

乃得治繭言蠶為衣則治繭可為絲矣世傳繭之未蛾而竅者不可為絲頃見鄰家誤以竅繭雜全繭治之皆成系焉疑蛾蛻之繭也欲以為絲而其中空不復可治嗚呼世有知于闐治絲法者官以教人則貸蠶之死可勝計哉予作蠶書哀蠶有功而不免故錄唐史所載以俟博物者

穀粟繭絲之利一也高沙之俗耕而不蠶雖當有年穀賤而帛貴民甚病之訪諸父老云土薄水淺不可以藝桑子竊以為然一日郡太守汪公取秦

淮海蠶書示予曰子謂高沙不可以蠶此書何爲而作乎豈昔可爲而今不可爲耶豈秦氏之婦獨能之而他人不能耶乃命鋟木俾與農書並傳焉且公以

天子命出守邊障方將脩城郭備器械訓兵積穀以從事於功名其志可謂大矣豈區區繭絲之足言哉而是書之傳所以拳拳爲爾民計者乃復切至如此然則爲高沙之民者盍亦仰體公之善意而毋愧于淮海之書乎嘉定甲戌臘月下旬三日

寓郡齋雙溪孫鏞謹書

聖祖仁皇帝南巡時江南人士出其藏書進獻者甚多
內有陳萇農書秦觀營書於潛公耕織二圖詩
三書皆宋版也奉

敕合爲一編付

內廷收貯按三書積書家罕有著錄者樓公耕織
二圖詩說邠亦止載其目其文闕焉

今上御極之二年特

詔儒臣纂輯農書

欽定書名曰授時通攷以明我

朝敦本務農之至治昭示來茲 司寇涇南先生董

其成因請出是編俾與事者采輯余時適寓

先生齋得與觀焉夫農蠶之事古來著述紛繁
瀏覽難竟是編卷帙無多提綱挈領已得什之
六七而樓公耕織二詩閭閻疾苦情狀畢具若
聚億萬農夫紅女子寸楮中三復吟咏令人太
息不置遂掇筆鈔錄閱日告竣昔先祖懷蓼公
曾令於潛民風號稱淳朴豈樓公之遺澤猶未
泯耶今讀其詩惻然循吏之言真可云洞悉民

隱矣凡為民牧者宜各置一編於座右

乾隆三年戊午秋七月望日荆溪萬作霖甘

氏書并識

樓公孫洪跋語未載公名按樓大防鎬耕織圖
後序云高宗皇帝紹開中興備知民瘼伯父孺
時為於潛令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為
耕織二圖耕自爨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
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專為之圖繫以
五言詩賜對之日遂以進呈玉旨嘉獎宣示後

官又按宋濂題織圖卷後云宋高宗時四明樓
璫作耕織圖上進今觀此卷蓋所謂織圖也逐
段之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配高
宗其書絕相類豈璫進圖之後或命翰林待詔
重摹高后題之耶向以此書世所罕覯或有疑
爲大防作者同寓張子崑喬攷訂確據之故并
識之作霖再筆

於潛令樓公 進耕織二圖詩

耕圖二十一首

漫種

谿頭夜雨足門外春水生筠籃浸淺碧嘉穀抽新萌西
疇將有事耒耜隨晨興隻雞祭句芒再拜祈秋成

耕

東臯一犁雨布穀初催耕綠野暗春曉烏犍苦肩頽我
銜勸農字杖策東郊行永懷歷山下法事關聖情

杷耨

耕織圖詩

一知不足齋叢書

雨笠冒宿霧風蓑擁春寒破塊得甘霖齧膝浸微瀾泥
深四蹄重田莫兩股酸謂彼牛後人著鞭無作難

耖

脫絳下田中盍漿著膝尾巡行徧畦畛扶耖均泥滓遲
遲春日斜稍稍樵歌起薄莫佩牛歸共浴前谿水

碌碡

力田巧機事利器由心匠翩翩轉圓樞袞袞鳴翠浪三
春欲盡頭萬頃平如掌漸暄牛已喘長懷丙丞相

布秧

舊穀發新穎梅黃雨生肥下田初播殖卻行手奮揮明
朝望平疇綠鍼刺風漪審此一寸根行作合穗期

淤蔭

殺草聞吳兒灑灰傳自祖田田皆沃壤泣泣流膏乳膝
頭烏啄泥谷口鳩喚雨敢望稼如雲工夫蓋如許

拔秧

新秧初出水渺渺翠琰齊清晨且拔擢父子爭提攜既
沐青滿握再櫛根無泥及時趁芒種散著畦東西

插秧

晨雨麥秋潤午風槐夏涼
谿南與谿北嘯歌插新秧
拋擲不停手左右無亂行
我將教秧馬代勞民莫忘

一耘

時雨既已降良苗日懷新
去草如去惡務令盡陳根
泥蟠任犢鼻犁行生浪紋
眷惟聖天子儻亦思烏耘

二耘

解衣日炙背戴笠汗濡首
敢辭冒炎蒸但欲去莠莠
壺漿與簞食亭午來餉婦
要見知稼穡豈日事攜幼

三耘

農田亦甚劬三復事耘耔
經年苦艱食喜見苗薿薿
農念一飽對此出饑水願
天均雨暘滿野如雲委

灌溉

掘苗鄙宋人抱甕慙蒙莊
何如銜尾鴉倒流竭池塘
穠經舞翠浪籊籊生晝涼
斜陽耿衰柳笑歌閒女郎

收刈

田家刈穫時腰鎌競倉卒
霜濃手龜坼日永身罄折
兒童行拾穗風色凌短褐
歡呼荷擔歸望望屋山月

登場

禾黍已登場稍覺農事優黃雲滿高架白水空西疇用
此可卒歲願言免防秋太平本無象村舍炊煙浮

持穗

霜時天氣佳風勁木葉脫持穗及此時連枷聲亂發黃
雞啄遺粒烏鳥喜聒聒歸家料塵埃夜屋燒楮枮

簸揚

臨風細揚簸糠粃零風前傾瀉雨聲碎把翫玉粒圓短
帚箕帚婦收拾亦已專豈圖較斗升未敢忘凶年

糶

推挽人摩肩展轉石礪齒般牀作春雷旋風落雲字有
如布山川部婁勢相峙前時斗量珠滿眼俄有此

春碓

娟娟月過牆簌簌風吹葉田家當此時村春響相答行
聞炊玉香會見流匙滑更須水轉輪地碓勢蹴蹋

簾

茅檐閒杵日竹屋細簾簾照人珠琲光奮臂風雨過計
功初不淺飽食良自賀西鄰華屋兒醉飽正高臥

入倉

天寒牛在牢歲莫粟入庾田父有餘樂炙背臥檐無卻
愁催賦租胥吏來旁午輸官正事了索飯兒叫怒

織圖二十四首

浴蠶

農桑將有事時節過禁烟輕風歸燕日小雨沾草天春
衫卷縞袂盆池弄清泉深宮想齋戒躬桑率民

下蠶

穀雨無幾日谿山暖風高華蠶初破殼落紙細于毛柔
桑摘蟬翼歛歛才容刀茅檐紙窗明未覺眼力勞

饑蠶

蠶兒初飯時桑葉如錢許板條摘鵝黃藉紙觀蟻聚屋
頭草木長窗下兒女語日長人頗閒鍼線隨緝補

一眠

蠶眠白日靜鳥語青春長抱脛聊假寐孰能事梳妝水
邊多麗人羅衣踢春陽春陽無限思豈知問農桑

二眠

吳蠶一再眠竹屋下簾幕拍手弄嬰兒一笑姑不惡風
來麥秀寒雨過桑沃若自高蠶未起谷鳥鳴百箔

三眠

屋裏蠶三眠門前春過半桑麻綠陰合風雨長繁暗葉
底蟲絲繁臥作字畫短偷閒一枕肱夢與楊花亂

分箔

三眠三起餘飽葉蠶局促衆多旋分箔蚤晚飽滿屋郊
原過新雨桑柘添濃綠竹閒快活吟慚媿麥飽熟

採桑

吳兒歌採桑桑下青春深鄰里講歡好遜畔無欺侵筠
籃各自攜筠梯高倍尋黃蠶飽紫葢啞咤鳴綠陰

大起

盈箱大起時食桑聲似雨春風老不知蠶婦忙如許呼
兒刈青麥朝飯已過午妖歌得綾羅不易青羣女

捉績

麥黃雨初足蠶老人愈忙辛勤減眠食顛倒著衣裳絲
腸映綠葉練練金色光松明照夜屋杜宇啼東岡

上簇

采采綠葉空翦翦白茅短撒簇輕放手蠶老絲腸嫵山
市浮晴嵐風日作妍煥會看繭如甕纍纍光眩眼

炙箔

峩峩爇薪炭重重下簾幕初出蟲結網遽若雪滿箔老翁不勝勤候火珠汗落得閒兒女子困臥呼不覺

下簇

晴明開雪屋門巷排銀山一年蠶事辦下簇春向闌鄰里兩相賀翁媪一笑歡后如應獻繭喜色開天顏

擇繭

大繭至八蠶小繭止獨蛹繭衣繞指柔收拾擬何用冬來作縹紈與兒禦寒凍衣帛非不能債多租稅重

窖繭

盤中水晶鹹井上梧桐葉陶器固封泥窖繭過旬浹門前春冰生布敷催畚鍤明朝蹋纜車車輪纏白氈

纜絲

連村煮繭香解事誰家娘盈盈意媚竈拍拍手探湯上盆顏色好轉軸頭緒長晚來得少休女伴語隔牆

蠶蛾

蛾初脫纏縛如蝶栩栩然得偶粉翅光散子金粟園歲引判悠悠種嗣期綿綿送蛾臨遠水蚤歸屬明年

祝謝

春前特登市盛事傳西蜀此邦享先蠶再拜絲滿目馬
革裹玉肌能神不為辱雖云事渺茫解與民為福

絡絲

兒夫督機絲輪官趁時節向來催租癩正為坐踰越朝
來掉簾動寧復解腕脫辛勤夜未眠敗屋燈明滅

經

素絲頭緒多羨好安排青鞵不動塵緩步交去來脈
脈意欲亂卷卷首重迴空言正如絲亦耐經綸才

緯

浸緯供織作寒女兩髻了繾綣一縷絲成就百種花弄
水春筍寒卷輪蟾影斜入閒小阿香晴空轉雷車

織

青燈映幃幙絡緯鳴井欄軋軋揮素手風露淒已寒辛
勤度幾梭始復成一端寄言羅綺伴當念麻苧單

攀花

時態尚新巧女工慕精勤心手暗相應照眼花紛紜般
勤挑錦字曲折讀回文更將無限思織作鴈背雲

剪帛

低眉事機杼細意把刀尺盈盈彼美人剪剪其束帛輸
官給邊用辛苦何足惜大勝漢繚綾紛沓不再著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
以來世守其業公劉之厚于民太王之于疆于理
以致文武成康之盛周公無逸之書切切然欲君
子知稼穡之艱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又首言授
衣與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條桑載績又兼女紅
而言之是知農桑為天下之本也

始由奇黎民不飢不寒而百畝之田牆下之桑言
之至于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后親蠶遂為萬世法

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出入兵閒勤

為櫛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為心未皇
它務下務農之詔行親蠶之典于時先大父為臨
安於潛縣令勤于民事咨訪田夫蠶婦著為耕織
三圖詩凡耕之圖廿有一織之圖廿有四詩亦如
繪以盡其狀詩歌以盡其情一時朝野傳誦
幾徧尋因薦入召對進呈御覽大加嘉獎卽以宣

示後宮則是圖是詩宜與周書無逸之篇幽風七月之章並垂不朽者矣亦何藉于金石而後久永第洪等每懷祖德不忘國愆用鑄諸石自有所不能已者耳嘉定庚午十月望孫洪謹識

附錄

耕織圖後序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來世守其業公劉之厚於民太王之于疆于理以致文武成康之盛周公無逸之書切切然欲其君知稼穡之艱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又首言九月授衣與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至於條桑載績又兼女工而言之是知農桑爲天下之本孟子備陳王道之始由於黎民不飢不寒而百畝之田墾下之桑言之至於再三而天子三推

皇后親蠶遂爲萬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
出入兵閒勤勞百爲櫛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
心爲心未遑他務首下務農之詔躬耕藉田之勤伯父
時爲於潛令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
末爲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
浴蠶以至翦帛凡二十四事事爲之圖繫以五言詩一
章章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狀雖四方習俗閒有不同
其大略不外於此見者固已矐之未幾朝廷遣使循行
郡邑以課最聞尋又有近臣之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

卽蒙玉音嘉獎宣示後宮書姓名屏閒初除行在審計
司後歷廣閩舶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長沙帥維揚持
麾節十有餘載所至多著聲績實基於此晚而退閒斥
俸餘以爲義莊宗黨被賜者近五紀則其居官時惠利
之及民者多矣孫洪深等慮其久而湮沒欲以詩刊諸
石鑰爲之書丹庶以傳永久云嗚呼士大夫飽食煖衣
猶有不知耕織者而况萬乘之主乎累朝仁厚撫民最
深恐亦未盡知幽隱此圖此詩誠爲有補於世夫沾體
塗足農之勞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蠶繅織紉女之勞至

矣而衣不蔽其身使盡如二圖之詳勞非敢憚又必無
兵革力役以奪其時無汗吏暴胥以肆其毒則足以坐
享農桑之利而無衣食之艱矣然人事既盡而天時不
可必旱潦螟螣既有以害吾之農若夫桑遭雨而葉不
可食蠶有變而壞於垂成此實斯民之困苦上之人尤
不可不知此又圖之所不能述也伯父諱壽字一
字國器官至朝議大夫嘉定三年八月朔從子正奉大
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奉化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一
百戶食實封六百戶鑰謹書

男耕女桑勤苦至矣聲詩以達其情繪事以圖其狀
刻寘左右以便觀省庶幾飽食煖衣者知所自云嘉
熙改元正月中澣從曾孫朝散郎權知南康軍事杓
謹題

